

qishijiedaode qingzhuang

值建党九十周年之际

谨以此献给川东游击纵队的英烈们！

七十二关的

誓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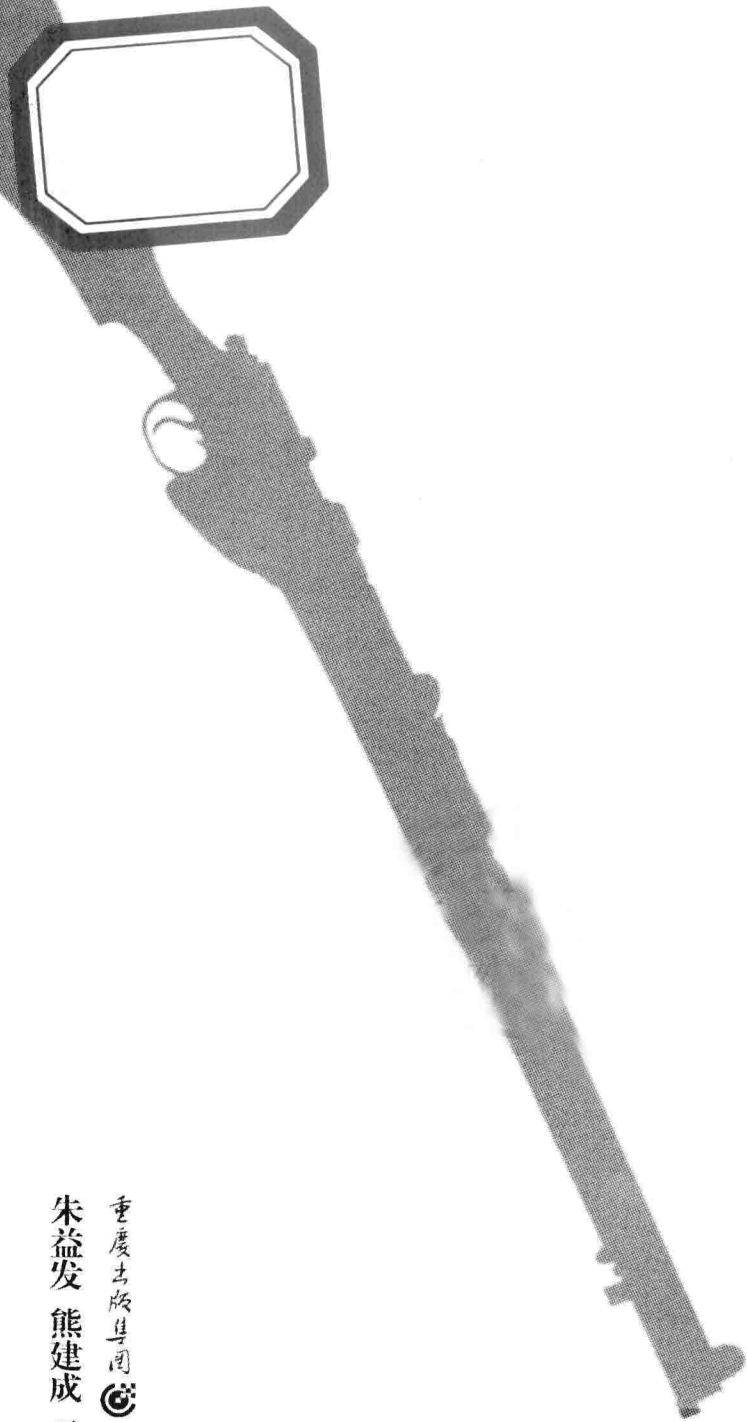
朱益发 熊建成 雷平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值建党九十周年之际，谨以此献给川东游击纵队的英烈们！

七十二关的 枪声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朱益发 熊建成 雷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十二关的枪声 / 朱益发,熊建成,雷平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0.8

ISBN 978-7-229-02790-2

I. ①七… II. ①朱…②熊…③雷… III. ①革命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0747 号

七十二关的枪声

QISHIERGUAN DE QIANGSHENG

朱益发 熊建成 雷平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周显军

责任校对:廖应碧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 吴庆渝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潢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5.5 字数:273千 插页: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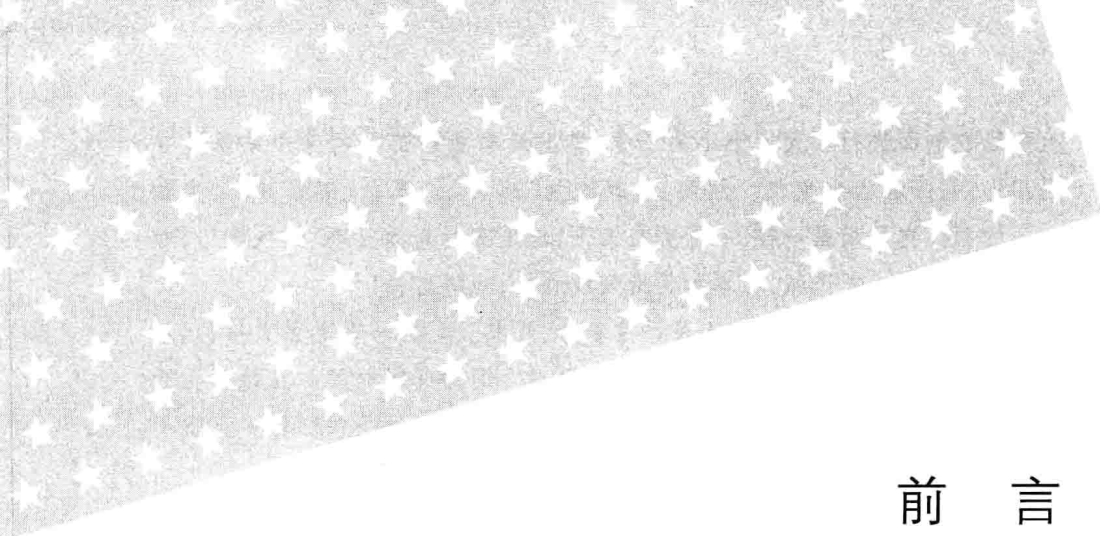
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790-2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前 言

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国民党挑起内战，中国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，建立一个和平、民主、平等、自由的新中国为宗旨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革命热情！渝东（原川东）三峡地区则以赵唯、彭咏梧等为首的“川东游击纵队”最为活跃。

游击队组织成分虽然复杂，斗争方式也有文野之分，但为着共同的信仰，他们前仆后继、赴汤蹈火，用鲜血和生命成功地拖住了国民党十万大军，为下川东乃至整个大西南的解放，为结束一个腐朽的王朝，作出了巨大贡献！

60年过去，游击队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流传。无论他们原来出身如何，人民至今怀念！他们中包括赵唯、彭咏梧、江竹筠、刘贞健、陈仕仲、温可久、陈汉书等共产党人，也包括草莽出身的陈太侯、余南长、谢开学、吴伦碧、宋海清、陈昌秀、朱大月等，还包括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许多民主人士！

“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如斯天地却永远长存。”创建了国民党的孙中山等一代伟人并无数先烈，曾带领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王朝，结束了军阀割据，取得了国民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。但是，在短短的几十年后，这个新的政权却又重蹈前朝覆辙，成为千夫所指、不可救药的人民革命对象！正如最后一届国民党奉节县县长廖进修上任时哀叹的那样：“我是来给国民党送终的！”

再回溯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，更有过无以数计的基本群众，

为争取权利而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斗争,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斗争结果是夺得江山,领头者坐上皇位。然而,所有这些“起义”、“革命”的领导者,也和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,一旦拥有天下,还是实行封建王朝、集权统治,起义领袖又沦为独夫民贼,变本加厉地奴役百姓,残害忠良!

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,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,从根本上摆脱了从革命领导者到蜕变为人民对立面的逻辑循环。在她诞生后的90年中,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60周年的实践证明,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,无数革命者的奋斗、牺牲,是值得的。



目 录

前 言 / 1	第十九章 / 127
引 子 / 1	第二十章 / 134
第一章 / 3	第二十一章 / 141
第二章 / 16	第二十二章 / 147
第三章 / 23	第二十三章 / 152
第四章 / 31	第二十四章 / 158
第五章 / 39	第二十五章 / 164
第六章 / 48	第二十六章 / 169
第七章 / 57	第二十七章 / 175
第八章 / 69	第二十八章 / 182
第九章 / 73	第二十九章 / 187
第十章 / 80	第三十章 / 192
第十一章 / 83	第三十一章 / 194
第十二章 / 88	第三十二章 / 202
第十三章 / 94	第三十三章 / 210
第十四章 / 100	第三十四章 / 219
第十五章 / 107	第三十五章 / 224
第十六章 / 113	第三十六章 / 229
第十七章 / 117	第三十七章 / 234
第十八章 / 122	第三十八章 / 240



引 子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政治腐败,战乱不止,大厦将倾;国民怨声载道,如遍地燃薪,火焰四腾,官僚富绅,人人自危。而蛮荒的三峡两岸,从民国初年起,即有著名的以“杀尽贪官”为宗旨的袁书坤聚众起义;有谢崇德的八县万人造反;有黎百窝的“阴刀会”起义……至于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绿林土匪,更是遍地皆是。在下川东,也就是今日的重庆渝东北地区,绿林土匪“扎棚子”最多,历史最为悠久的地方有两处,一在江南川、鄂两省交界,方圆数百里的七曜山;一在江北云(阳)、开(县)、巫(溪)三县交界的“七十二关”。

七十二关险远贫瘠,地广人稀,处于县县交界,不享皇恩,不纳皇粮,不受皇管,从来都是绿林土匪任意出没的地方,官家叫七十二关为“匪窝”。

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土匪,哪朝哪代有多少土匪,就连关中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们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。平常里各忙各的“买卖”,做什么,大家心照不宣;怎么做,各有各的招数;什么时候做,相互之间却少通信息;进关出关迎面相遇,也不打招呼。相约而聚时,听听口音,才知道是从天南地北走来的好汉。

官府深知,七十二关进去容易,出来难,进剿就像割韭菜,割了一茬又会生出两茬来!逼急了土匪们跑进大山深处,散落在广袤的原野,任你多少官兵追捕也是枉然。

这里是官府从来也管辖不了的一块地方。

七十二关的人虽然都被官府叫做“土匪”,但成分十分复杂,有兵痞流

氓，有惯盗小偷，有杀人恶棍，有越狱逃犯；也有江湖艺人；更有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只因担当不起沉重的赋税，被逼上山落草，拉一个棚子，一边打家劫舍，一边种田耕地，养儿育女，苟且偷安。

渝东北地区贪官污吏凶恶残暴，老百姓日子难熬，自古如此。有民谣：“县长科长梳子梳，乡长保长篦子篦，丘八一过刀子剃”。上了七十二关却有了自由天地，任你天王老子也管不了。正因这七十二关的绿林土匪成分复杂，组织形式各异，所求的目标也就大不相同。他们或三五人为一棚，或七八人为一棚，或十几人为一棚，最大的棚子二三十人，最小的棚子只有一两个人。因此，棚子与棚子之间总不免要争高下、抢地盘，不断地闹出些打打杀杀、分分合合的事来。

民国三十五年春夏之交，七十二关又多了个棚子。为首的叫尚山虎，长得精瘦，二十多岁却很出老相。他带着个老婆叫任秀娟，早些年在江湖上行走，江湖艺名满山红，这满山红不过十八九岁，长得分外鲜艳美貌。皆因那男的其貌不扬，好赌钱嫖娼，又好烧大烟，断烟时，便蔫耷耷如同一只恹鸡子。因此，引起好些草莽英雄的愤慨来，认为那女人是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”。于是，有人打她的主意。谁知那女子外秀内刚，小小年纪，却手使双枪，百发百中，一身好武艺，令人望而生畏，不敢近身。她偏偏就对尚山虎钟情，家中大小活儿，总是一个人包了，从无半点怨气。

谁会想到，正是尚山虎、满山红搭起的这个小小棚子，惹出一串串的事来，轰动了九州几县，给七十二关的历史，也在大三峡史册上，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篇！

第一章

“啪啪啪”，一阵枪声响彻山野。

“站住、站住！”一群国民党保安兵鸣喝呐喊，疯狂地追撵着一个衣衫褴褛、赤手空拳的年轻人。

那年轻人逢崖跳崖、逢坎跨坎，拼着老命往前奔跑。

累得那帮端着长枪短炮的国民党乌龟王八兵直喘粗气。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从四面八方向年轻人包抄过去。

包围圈越缩越小，年轻人走投无路，只见他向东奔去，看见国民党兵迎面而来，后退几步，向西奔去，又看见国民党兵迎面而来，他稍稍迟疑便直端端地向北狂跑，前边是一个堰塘。

“咚——！”一声水响，水花溅起，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

“扑通、扑通！”国民党兵也不示弱，一个个跟着跳进堰塘。

一阵众人抓野鸭似的搏斗，水花激烈。

那年轻人终于寡不敌众，被国民党兵拖上岸来。两个兵搀着水淋淋的年轻人，来到骑马的军官面前。

军官用马鞭勾起年轻人的下巴，“跑啊、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黎天柱！我要叫你看看，是你的腿长还是我们冷司令的地盘长？”

年轻人也不答话，十分疲惫，一副孤立无援、束手就擒的样子。

国民党兵押着黎天柱向县城方向走去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黎天柱猛地被人推了一把，踉跄几步终于没有站稳，跌倒在地。

门又关上。

屋里很暗。

真黑，黎天柱这辈子还很少到过这么黑的地方。

他想起曾经做过的一个梦。

小时候，有一天与父亲一起赶场，走失了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天柱独自摸黑往前走。

天完全黑下来，他终于来到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很恐怖很害怕。人的应急求生本能，让他意识到要想办法出去，要逃出黑暗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他摸索着，四周都是冰冷的铁桶样的壁。用手抠，抠得手发酸，抠得手发痛，抠不动，他有些泄气。黑暗有底，他觉得自己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，抬头向上望，上面空空荡荡，不知道黑暗有多高。他举着双手向上摸，什么也摸不着，索性双腿跪地，仔细地摸索着地面。一个长条的东西有些割手，好像是一条缝。他试探着把手指伸进缝里。还行，伸直的手掌插进去了，但手腕是怎么也进不去了。身子忽然增加了温度，发起热来，越来越热，逐渐变小，竟然变成一个条形的扁平肉片。他双手插进地缝，头脑自然地下垂，屁股翘到上面，整个身子挤进了地缝。他拼命地钻，脑袋好像越来越薄，身子也越来越薄。钻了很久，太难受，太漫长。突然眼前一亮，他从地缝里钻了出来。是耀眼的太阳，炫得双眼发胀，努力地睁开眼，放眼望去，是两山之间的平原，长满翠绿的草木，橙黄的鲜花。天很蓝，云很淡，风很轻。身子伸出两只轻薄的翅膀，把人托上了半空，终于逃过一劫。

他大汗淋漓，惊醒得坐起，原来是一场梦。

但这个梦不知有多少次陪伴他，让他意识到注定是要被关进黑屋子的。

黎天柱忍着痛，支撑着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借着门边豁着的小洞射入的光线，慢慢地看清了屋里的一切。

这是一个简易的土墙牢房，连窗也没有，屋角放着一只尿桶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他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，转身一看不觉愣了。

一堆乱草上有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两眼熠熠生光。

“天柱吗？”

“陆先生！”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展开双臂，都向前一扑，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。

黎天柱万万没想到在这种场合又见到了陆先生。

他还是去年见到陆先生的，那时陆先生还在水口镇教书。

陆先生的书教得真好，方圆数十里的庄稼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陆先生的学校，学生们很喜欢他。他从不打骂学生，很少生气，好像就没生过气，总是给人十分友善，笑嘻嘻的样子。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只听说他是共产党，官府在到处抓他。

“天柱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陆先生问道。

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黎天柱一肚子苦水便翻腾起来。

“还不是那狗日的冷家伙势欺人，硬说我是共产党，把我抓起来报他的私仇！”黎天柱越说越气，“我要是出去了，不跟他姓冷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我就不是人！”

陆先生听罢也很气愤，但又慢慢地开导他：“天下姓冷的那种人多呢，拼掉一个两个有啥子用，得彻底消灭他们，穷苦人才有出头之日。”

黎天柱问：“陆先生你是真共产党吧？”

陆先生也不隐瞒：“是的，就因为这个才来坐牢的。”

黎天柱说：“可惜，我早不知道！”

“是我没早告诉你。”陆先生笑着说，“想告诉，又没敢。”

黎天柱失望地叹了口气：“陆先生，你当我是谁人了？我可是一直很敬重你的，把你当做朋友！”

那时，干共产党是掉脑袋的事，总是悄悄摸摸，所以叫地下党，天王老子妻室儿女都不能告诉，不敢随便暴露身份。

陆先生说：“你也知道，共产党这个组织早就有，可是掌权的国民党是容不得的。这二十几年，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被国民党杀光了，有些还株连灭了族人。如果谁晓得谁是共产党隐瞒不报，是要以窝藏赤匪，定罪坐牢的。过去没有告诉大家，是怕连累大家。再加上共产党的严格纪律，随便暴露身份违反纪律，共产党自己也是不容的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”陆先生见黎天柱有些不高兴，就耐心地给他解释。

黎天柱总算明白过来，压低了嗓子又问：“陆先生你一定认识共产党的司令曹伟吧？”他说的曹伟是渝东北人。出生在云阳县龙角镇一个大户人家，从小就有反叛精神，看不得有人受欺负。经常与家里的长工短工联合起

来找父亲的麻烦,跟父亲对着干,反抗父亲对下人的刻薄。曹伟天资聪明,有过目不忘的本事,很受同学们的拥戴,很受庄稼人信任,在家乡很有威信。后来考上上海复旦大学,加入了地下党。大学毕业后,曹伟被共产党派回下川东,担任川东游击纵队的司令。共产党很器重川东游击纵队,从重庆派来江姐的丈夫彭咏梧,到下川东的崇山峻岭之中,担任川东游击纵队的政委。游击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是天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。

十几年来,游击纵队活跃在川东九县,神出鬼没,打得敌人心惊胆战、鬼哭狼嚎。曹伟的名字老幼皆知,只是没人说得准他是个什么样子,在什么地方好找。陆先生是共产党,想来一定见过。

陆先生果然点了点头。

“真的?!”黎天柱问。

“真的。”陆先生说,“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”

“太好了!”黎天柱一把抓住陆先生的胳膊。

“哎哟!”陆先生全身紧缩,冒出汗来。原来陆先生受了许多酷刑,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了。

“叫啥子?”门外传来吼声。

黎天柱小心翼翼地扶陆先生躺下,心头好生难过。

陆先生一边喘息,一边微笑着说:“没事,没事,是我大惊小怪了。”

黎天柱道:“喝点水吧,陆先生?”回头,朝门外大声吼道:“照门的,端碗水来,快点!”

陆先生开玩笑:“你这么凶?”

黎天柱说:“这种人,跟狗一样,不对他凶点,他就越凶。”

说来也怪,从第二天起,两个看守对黎天柱越来越客气。以至于连对陆先生也比以前客气多了。

陆先生说,可能有别的原因。

黎天柱年轻,多亏他的精心照料,陆先生的伤口渐渐地愈合起来。而对黎天柱说来,这狱中的日子过得很有意思,他听陆先生给他谈革命的道理,讲人生的理想,斗争的意义,常常谈到深夜。

黎天柱觉得,自己过去是活得昏昏庸庸,怎么就不知道陆先生说的那些事情呢?陆先生说一个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,不为自己那是为谁活着?是为爹妈活着?是为儿孙活着?陆先生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说是为大多数人

活着,是为大多数受苦受难的人活着。

人是平等的,生下来就是平等的。凭什么有的人吃香的喝辣的、穿绫罗绸缎,讨老婆三房四妾,住大瓦房、坐滑竿,不做工、不务农,享受荣华富贵;凭什么有的人没日没夜地干活,还吃不饱穿不暖、娶不上媳妇儿、住不上瓦房。陆先生说,是因为这个社会掌权的人不为老百姓说话,不为老百姓办事。统治者偏心眼,向着有钱人,这个社会不公平。要推翻这个社会,要建立一个大家都平等的社会,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、居者有其房、劳动者凭劳动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。

黎天柱以前认为,人这一辈子是穷是富,命中注定。有人就讲过,命中有时你就有,命中没有不强求;生就只有八合命,走遍天下不满升,命运不能改变。陆先生却告诉黎天柱,不要信命,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,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他还说,跟我们国家西北部紧挨着的,是个叫俄罗斯的国家,这个国家的穷人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当上了国家的主人。那里的泥腿子,在一个叫做弗拉什什么米尔·伊什么来着·列宁的人的领导下,硬是推翻了国家统治者沙皇领导的政府,成立了工人、农民、士兵联合组成的政府,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,泥腿子当政府官员,夹着皮包到皇宫里去上班。

陆先生讲的东西是那么新奇、引人入胜。

黎天柱现在明白多了,他决心做人就要做陆先生这样的人。

敌人有好几天没来提审陆先生了,看守人员却又增加了几个。

陆先生内心清楚,这儿只是县政府的一个临时监禁室,对于他这个地下党的县委委员,敌人是不会放过的,看来就要把他转移走了。

就在这天夜里,陆先生通过过去和近段时间的考察了解,同意了黎天柱的要求,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,在敌人的狱中,没有党旗,陆先生拖着沉重的脚镣,摸着黑,用指甲在土墙上刻下革命导师的名字: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。

陆先生庄重而严肃地低声说道:“天柱,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们以往的接触,以及对你的了解,经反复考虑,我同意介绍并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你如果没有意见,请庄严地举起你的左手,面向着我这边,向党宣誓。”

地下党时期,宣誓就是举左手。

黎天柱肃穆地举起了左手,一股火一样的暖流涌遍了全身。

陆先生面壁而立，吃力地举起戴手铐的左手，右手也跟着被手铐带了起来，形成一个不伦不类的“8”字。他的双眼紧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口里轻声念道：“我以坚决的牺牲精神，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

黎天柱跟着念道：“我以坚决的牺牲精神，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

陆先生念一句，黎天柱就跟着念一句，直到念完“永不叛党，如违誓言，甘愿受党最严厉的处分”。入党宣誓就算结束了。

陆先生转过面来，紧紧握住黎天柱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天柱，我们现在就是同志了！”

黎天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他是个没有亲人也失去了家的人，现在却成了“同志”，成了可以和陆先生、曹伟他们一样跟敌人进行“斗争”，跟他们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，他哪能不激动？

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，他又怎能不想起很多往事？

黎天柱出生在汤溪河边一个叫梨园坪的地方的贫苦家庭。母亲早亡，父亲在码头当苦力。天柱八岁那年，父亲送他到水口镇小学念书。

就在这年，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黎天柱的父亲为人忠厚，是个从树下过路也怕树叶掉下来打破脑壳的人。当地人常说：“若是黎老实也惹了祸，那恐怕是祸专门要惹他。”

谁知，一场大祸真的惹他来了。

这天，黎老实正提着扁担收工回来，忽听儿子天柱在竹林凄厉地喊叫。

黎老实赶过去一看，儿子的书本散落一地，一条大黑狗正将儿子按在地上撕扯。天柱一边叫，一边拼命地踢打，无奈狗大人小，孩子的小腿上早被咬去了一块皮，血肉模糊。黎老实好不心疼。

“嗬！嗬……”黎老实挥舞扁担去赶黑狗，那狗吓了一跳，正欲离去。

谁知竹林边还有一个小孩，正是冷团总的儿子冷家宏，他也在小学里念书。这会儿他看狗要退走了，便大声吆喝起来。俗话说，狗仗人势，那狗得了激励，又使劲地往前猛扑。

黎老实明白了，儿子被狗咬完全是人为的。他不愿和别人结怨，只好又“嗬，嗬”地吆喝。

谁知那狗欺他老实，竟朝孩子头上扑去。

黎老实急了，一扁担落下去，正打在狗头上，“汪”的一声惨叫，狗命丢了。

一般说，打死一条狗算不了啥，顶多赔几块钱了事。

但这却是冷团总的爱犬。

这“团总”是清朝的官，而今虽然没了这个头衔，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。

冷团总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官，住在不远的冷家大院的那个堂弟冷魁元可就厉害了。

冷魁元可不是个一般人物，大名冷振邦，是川东一带有名的阔少，曾经也是一个清清秀秀、英俊威武的青年。这小子自幼聪明伶俐，勤奋好学，读书十分用功，一路升级转校，考入国民革命政府南京军事学校。读了两年，又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保举，官费留学德国柏林陆军高级军官学校。1934年，学成归来，被国民革命政府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，在胡宗南身边任了个高参。这高参就是高级参谋。常言道：参谋不带长，打屁都不响，其实就是个虚职。不管是高参还是高高参，只要不是参谋长，就只有你出谋划策，被人利用的义务，就没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，就只有做僚的命，没有当官的份。冷振邦在胡宗南部干了两年，因是留洋海外归来的游方军人，而不是黄埔的正宗嫡系，所以一直入不了围，进不了主流一线，挂不上个“长”，再加上抗日战争爆发，正规军十分苦累，冷振邦便辞职回乡，干起了民团。在地方上可不像正规军，每日出操跑步锻炼身体，摸爬滚打消耗体力。加之，甩了“凤尾”当上“鸡头”老大，由过去侍奉别人变为别人侍奉自己，还有几房姨太太养着，生活奢侈，每日大酒大肉营养丰富。这英俊青年便发起福来，还落下些心血管方面的毛病。有一次突然心肌梗死，急坏了冷家大院的一千人丁，从万县医院接来大夫抢救了七天七夜，小命虽然保住了，却落下个脸嘴歪斜的形象。

冷魁元不但是个能收四五百石租谷的大地主，还是三县联防剿共司令，要钱有钱，要枪有枪。

冷家的人仗着这份势力，从不把别人看在眼里，凡事都要拣大的一头。村里的大人不惹他，连小孩也不敢和他家的小孩在一块玩。

黎老实被叫到冷家，自知招惹不起。他又是磕头，又是作揖，向冷家认错赔礼，并主动出钱赔狗。

“哼……赔，你赔得了吗？我的狗，比你的命还贵！”冷团总那老头子爱狗成癖，死一条狗，如丧考妣。见着黎老实，那脸就铁青了：“听着，我要你把它当老子安葬，要你为它披麻戴孝，做三天道场。还要有人哭灵。最后你给我护柩上山安埋。”

黎老实啥也没说就回去操办狗的丧事。

码头上的一帮工人知道了，愤愤不平，扬言要找姓冷的要回道理。

黎老实连忙拦着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求你们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乱子了！”

黎老实心里明白，依了冷家，虽然家产荡尽，丢人现眼，但总比吃官司强。人家有钱有势，衙门就像自己的家门呢！

衣衾棺槨很快备齐，做道场的端公、道士也一一请到。

只有一件事情使黎老实犯难。他的妻子早亡，儿子尚小，自己又是个男人，全家无一人会哭丧。

黎老实想来想去，总想不出个好办法。

邻居尚山虎他娘出了个好主意，请媒婆王桂香代哭。

王桂香也很同情，就一口答应下来，连工钱也不肯收一文。

黎家门前，一根高高的竹竿挑着引魂幡，堂屋中央停放着装狗的棺槨，前面竖着“故显考黑犬老大人之灵位”的牌子。周围是锣鼓匠、吹鼓手、端公、道士。他们各行其是，锣鼓声唢呐声，加上端公道士的长声短调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，和着王桂香那呼天喊地的哭唤声，很是凄惨。

三天过后，黎老实披麻戴孝，端着“故显考黑犬老大人之灵位”的灵牌送葬上山，开井垒坟，安埋。

冷团总还趾高气扬地警告黎老实说：“以后再打我家的狗，办法还要不同些。”

黎老实回到家中，眼看家产荡尽，又无脸面见人，竟一病不起，不到十天，就两眼一闭，丢下儿子天柱，奔黄泉路上去了。

黎天柱成了孤儿。

左邻右舍，码头工人关照，东家一碗米，西家一勺粥地把他喂养起来。

小学校的陆先生爱怜这个天资聪明，又勤奋用功的好学生，替他交学费，让他继续念书，一直读了四年。

十二岁过后，黎天柱就开始在码头帮工，自食其力。

工人们很关心他，有武功身手的，还教他几招，黎天柱习无不精。再长稍大些，他就跟码头工人一样扛包子，上货卸货。

同时还拜村里那河南来的任师傅学武，人已是长得精壮结实，一身好气力。

黎天柱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他爹。他为人也诚恳质朴，但却十分胆大，平时仗义疏财，好打抱不平，好结交江湖朋友。

本县“信义社”大爷唐集贤看中了他，主动请他参加了信义社，还封他为“五哥”，小的们则称他五爷。

这袍哥组织的五爷，是个当家领事的衔头，一般除大爷以外，就数五爷权力最大。

“信义社”属“德”字号上的袍哥组织，由一帮码头工人组成。平时，受尽了“仁”字号上的袍哥组织的欺压。

“仁”字号上的袍哥组织大都有权有势，大爷就是那个三县联防“剿共”司令冷魁元。

黎天柱自幼跟他们就有深仇大恨，当了“五爷”以后，时常和冷家作对，但毕竟势单力薄，奈何冷家不得。

黎天柱深知，这样下去仍然没什么出息，必得到外面闯闯世面，才能干一番业绩。

在兄弟们支持下，黎天柱考上了四川铜梁军校。

这铜梁军校毕业的人，至少也是个连级以上的军官，所以“信义社”出了这么一个人物，弟兄们自然暗暗欢喜。

军校的一切，让黎天柱十分新鲜。

铺笼罩被由学校发，不给钱；衣服、裤子发，也不给钱；连裤头都发，仍然是免费的，还发牙粉和香皂。入校时穿的衣裤是穿不出世了。但黎天柱不想扔掉，洗得干干净净，放进小包袱。这套行头还是刚当“信义社”五爷时大爷唐集贤赐给的。黎天柱留着它是个念想。尤其让黎天柱高兴的是，军校吃饭管饱。

黎天柱很适应军校的生活。

军校的生活很有规律。每天天麻麻亮，教官嘴里衔着的口哨就响了，学员从各个宿舍冲出来，教官平端着右手看表，队伍排齐后要喃喃地说，“还好，没有超时”。或者“今天，比昨天快了×分钟”之类。然后就是立正、稍息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或跑步或做军操。接下来，每天上午进教室正儿八经地上理论课。军校的课也不都是军事技术，也有国语、地理、历史、化学、物理等基础课程。每天下午是不可例外的军事操作，就是所谓摸爬滚打实战演习的那一套。

黎天柱很在乎军校生活，学得仔细，听得认真，记得全面，但是好景不长。